



高職綜合職能科學生升學意願和動機之探討

陳秋燕

壹前言

2011年紐約時報 (New York Times) 一文章標題「Even for cashiers, college pays off.」強調大學經驗對每個人的重要性，不管未來就業的領域是否需要大學學歷，大學提供學生問題解決、溝通、紀律和毅力培養的學習經驗，這經驗也成為未來就業與在社會生存的關鍵能力 (Grigal, Hart, & Weir, 2012; Leonhard, 2011)。美國特殊教育暨復健服務助理部長Madeleine Will在1983曾提出「中學後教育，是一個最為重要的關鍵，它為身心障礙學生型塑一個新的『真實』：它具有激動人心的潛力，屏棄低期望、不能及不該，以生產性、個人、經濟與自由的高期待，創造一個未來」(引自胡曼莉，2013)，此外，升大學的智能障礙學生未來將可獲得更好的工作、起薪及一輩子的人際網絡 (Mock & Love, 2012)。因此，大學經驗對身心障礙學生而言，應是重要且有意義。

國內目前大學錄取率高達90%以上，學生升大學已不再是難事。然大學畢業後就業的低起薪與低就業率，開始令大眾疑惑就讀大學的意義，特別是智能障礙學生升大學，更引發大眾的討論。新修正之特殊教育法 (2014) 第10條第4款特地點出了特殊教育應在高等教育階段辦理，然為何綜合職能科學生升大學一直是眾人所迷惘甚至質疑的？欲從現今身心障礙學生升學之現況與趨勢，借以了解綜合職能科學生升學轉銜的現況。

壹、智能障礙學生升大專院人數攀升

隨著臺灣教育制度的轉變，近幾年升大專院校在臺灣似乎不再是難事。從各學年度的大學指定考科錄取率來看，100 年大學指考錄取率 90.44%，101 年大學指考錄取率 88% (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2012)；



100 學年度四技二專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錄取率達 90.39%，101 學年度四技二專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錄取率 92.2%（技專院校招生策進總會，2012），所以只要有意願，大家幾乎都可以進入高等教育學習。而又受到少子化趨勢的影響，若從出生的人口數量來推估，2016 年大專院校將可能招收不到學生或因招生不足而關閉（蔡銘津，2012）。因此，升大專院校對所有學生來說，在未來絕非難事。

而因進入大專院校之門大開，這股升學的風氣，似乎也吹進了特殊生的轉銜，越來越多的高中職畢業的身心障礙學生，選擇繼續升學而非就業。從特殊教育統計年報（教育部，2012）查得，身心障礙學生就讀大專院校的人數逐年成長，從 98 學年度共 40567 人，99 學年度共 41867 人，至 100 學年度共 42670 人，每年以近 1000 人的人數增加。而各大學更因應校園內身心障礙學生人數的增加，為滿足各類障礙學生的各種特殊需求，目前各大專院校普遍設置「資源教室」，以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就學期間所需的各項物力與人力資源（林坤燦、羅清水、邱瀟瑩，2008）。

進一步探討大專院校身心障礙學生的來源，目前教育部針對身心障礙學生升大專院校規劃之特殊管道，共計三項，分別為：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各大專校院單獨招生、多元入學方案（林素貞、丘愛鈴、莊勝義，2010）。也因隨著身心障礙學生升學管道的多元化，招生人數的增加，各障別的學生皆有了上大學機會。從特殊教育通報網的統計查詢（教育部，2014b）可查得 102 學年度大專校院各障礙類別學生就讀大專院校的比例，其中智能障礙學生比例占 7%，人數共計 884 人，僅低於從前較多升大專院校的障礙類別學生，如聽障、肢障、學習障礙、身體病弱及自閉症等。若取 97 學年度特殊教育統計年報（教育部，2009）大專校院智能障礙學生占全部身心障礙學生的 3%，總人數不到 300 人來看，近五年內，智能障礙學生升大專院校人數較其他障別學生人數明顯的成長，引人關注。為什麼越來越多智能障礙學生選擇就讀大專院校？這些智能障礙學生多畢業自綜合職能科或特殊學校，平時的學習以職業教育為主，難道因升學管道的多元開放，加上大學的高錄取率，智能障礙學生就選擇了就讀大專院校而不就業？究竟是什麼原因和動機，促使其做下該生涯的抉擇，令人相當好奇。



貳、綜合職能科定位與轉變

未設置綜合職能科之前，因高中職並非屬於義務教育。智能障礙學生國中畢業後，因就業能力不足；特殊學校高職部名額不足；參與高中職的升學考試考取不易；進高中職後適應不良等以上因素，後多閒置在家（周台傑、吳訓生、張昇鵬，1999）。自83學年度開始試辦高中職特殊教育實驗班，後於89學年度後，統一稱為綜合職能科（教育部，2000）。就此提供智能障礙學生多一個升學的選擇，也增加了智能障礙學生就學的機會。

綜合職能科課程綱要中的課程目的，開宗明義即說明是提供輕度智能障礙者，就讀職業學程之機會，以培育個人、社會與職業適應的能力，使其成為獨立自主的國民。因此，綜合職能科的課程內容以實作為主，透過校內、外實習，加強與社區及職場之連結，以落實轉銜。課程建構中，以職業教育為發展重點，一年級職場參觀要求每學期四至八次；二年級職場見習每學期一至二星期；三年級職場實習每周二至四天（教育部，2000）。課綱處處可見到綜合職能科的課程設計上，在就業轉銜能力的培養與重視。因此，綜合職能科提供學生接受更完整的職業教育，做為未來就業進路前的準備（林幸台，2002）。

依據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2010）第十條規定，學校應於學生就讀第一年辦理職能評估；畢業前二年，結合勞工主管機關，加強學生的職業教育、就業技能養成，並到未來預就業的職場實習，若有需要亦可轉介至勞工主管機關辦理職業輔導評量。勞政和教育體系在學生的就業轉銜上有了緊密的結合。而在學生的就業場域中，經常可見就業服務員的身影，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遴用及培訓準則（2009）中提及，就業服務員的職務內容包含：辦理就業服務計畫擬定、就業諮詢、就業機會開發、推介就業、追蹤輔導、職務再設計及就業支持等事項。對於智能障礙學生的就業，就業服務員成為一重要的支援。

統整綜合職能科的設立源起、課綱設計至轉銜相關法規來看，智能障礙學生就業訓練與管道，所獲得的資源應是充裕的。也因此目前各校綜合職能科的介紹，多是為輕度智能障礙學生，培養職業能力，進而使其成為可獨立自主的國民。但接受就業訓練為學習主軸的綜合職能科學



生，目前越來越多人升大專院校，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長期接受職業教育薰陶的他們，最後選擇升學而非就業？

因應特殊教育與普通教育接軌之融合趨勢，教育部於2008年委託盧台華教授完成「高職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課程發展共同原則及課程綱要總綱」，其基本理念第一項即提到：因應融合教育需與普通教育接軌之需求，以普通教育課程做為特殊需求學生設計課程之首要考量。各校將依其學校狀況、地區特性與市場需求，選擇一群組設置科別，科別之領域、科目與學分數均比照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僅為因應特殊教育學生之需求，在「特殊需求領域」每學期可安排0-2學分（教育部，2011c）。未來，高職集中式特教班各校將有其特色與課程規劃，可保留「綜合職能科」的科名亦可依各校特色自訂科名，但相同的是各校課程皆和普通教育進行接軌，此無形中提供欲升大專院校的智能障礙學生一良好的銜接橋梁。

曾經，綜合職能科是智能障礙學生接受特殊教育最後的一個重要機會（林幸台，2001），但隨著智能障礙學生越來越多人升大專院校，大專院校所能提供之特殊教育服務，逐漸被他人重視。在調查大專院校身心障礙學生的教育需求分析中，智能障礙學生因學習能力的影響，校園學習生活受到較多的限制，教育需求是全面性的（陳麗如，2011）。特殊教育法（2014）在第30-1條已明文規定「高等教育階段學校為協助身心障礙學生學習及發展，應訂定特殊教育方案實施，並得設置專責單位及專責人員，依實際需要遴聘及進用相關專責人員；其專責單位之職責、設置與人員編制、進用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故目前大專院校多設有資源教室以提供身心障礙學生特殊教育資源服務，顯示未來特殊教育提供之服務將全面擴展至大專院校，若能更清楚掌握其升大專院校之原因，進而掌握其需求，未來或許將更易提供其特殊教育之相關服務。

貳文獻探討

第一節綜合職能科學生升學意願概況

智能障礙學生多畢業自綜合職能科或特殊學校，平時的學習以職業



教育為主。但從特殊教育統計年報可知，大專院校中的智能障礙學生人數年年攀升。為瞭解綜合職能科學生升學意願概況，以下分升學人數逐年攀升、升學錄取率高、升學科系難有自主權、升學以私校科系為主，以及輟學或休學比例有降低趨勢五部分，加以說明。

壹、智能障礙學生升學人數逐年攀升

依據教育部統計處「100學年度公立高中職應屆畢業生升學就業概況調查」之升學比率統計結果，普通科畢業生升學比率為95.29%，就業比率僅0.53%。此外，由於因知識經濟及全球化時代的來臨，職業科畢業生也不再以就業為目標，100學年度職業科畢業生升學率較99學年增1.60個百分點，而升學比率按群別分析，以外語群最高，升學率95.75%，其次為化工群95.45%，商業與管理群92.51%居第3；就業率以綜合職能最高，就業率57.79%，其次為家政群23.84%（教育部，2013a）。近年來，選擇升學人數比例逐年提高，無論是普通科或職業類科學生，畢業後選擇升學而非就業，似乎已是普遍的趨勢。

而綜合職能科的升學比率，從教育部統計處各年度針對應屆畢業生升學就業概況調查中查得，99學年度升學比率為6.33%，共計有84人；100學年度升學比率為8.67%，共計有128人；101學年度9.73%，共計有145人（教育部，2012b，2013a，2014a），升學比例逐年提升，因此大專院校智能障礙學生總數，亦有逐年攀升的趨勢，從特殊教育統計年報查得，99學年度483人，100學年度610人，101學年度739人，102學年度884人（教育部，2011a，2012a，2013c，2014b），每年人數有著100人以上的成長，凸顯出越來越多綜合職能科學生，畢業後選擇升大專院校而非就業。

貳、升學錄取率高

近年來因教育政策的改變，在普設大學、四技二專升等為科技大學及少子化的影響下，考取大專院校已不是難事，錄取率年年攀升，已達將近九成。依據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統計（2012），101學年度大學指定考科登記錄取比例88%，未足額錄取校的系數尚有23系；另依據技



專院校招生策進總會統計(2012)，101學年度四技二專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錄取比例87.90%。然伴隨著大專畢業生高失業及低起薪的社會現象，有著高等教育泡沫化的隱憂。

就目前專為高中職身心障礙學生設立的升學管道錄取率來看，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2013年報名考生共計2260人，將錄取1808人，錄取率高達80%（身障生甄試委員會，2013）；而身心障礙學生單獨招生考試，2013年度有31所大專校院共計98個科系，提供單獨招生考試入學名額，各校各系報名情況不一，但經常出現報名人數低於錄取人數之情況，如2013年明道大學生物科技系單獨招生名額五位學生，但僅一位學生報名，錄取率高達100%。所以，因入學管道暢開，近幾年無論普通教育或特殊教育，升大專院校皆有極高的錄取率，身心障礙學生要考取大學絕非難事，然科系是否為學生興趣或符合其能力，能否有適性之安置，需再加以考量。

參、升學科系難有自主權

目前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各障別招生缺額由各大學提供，因此經常出現大學的缺額不是學生的興趣或性向，不利於身心障礙學生的生涯規劃。再者，綜合職能科學生報名甄試，需報名「其他障礙類」，應考科目為國、英、數等學科科目。然三年皆以實用與職業訓練課程為主的學習，難以準備甄選考試，且報名「其他障礙類」中的身障學生，以障礙類別肢體障礙、情緒障礙、身體病弱為主，皆較智能障礙學生有較佳的認知能力。因此智能障礙學生在此考試較難有所表現，較難考取心目中的理想科系。此外，若參加身心障礙學生單獨招生考試，亦是由學校各系開缺，學生僅可選校或選科報名，也可能面臨有興趣或喜歡的科系無開缺之情形。

肆、升學以私校科系為主

目前，綜合職能科學生多以身心障礙學生單獨招生考試的管道，進入大專院校就讀（黃宜苑，2012），因在該考試管道中，經常有報名人數低於錄取人數的情況，在粥多僧少的情況下，智能障礙學生較易考取



上大學，然該考試的辦理是否能挑選到各大學所合適的學生，不得而知。在林素貞、丘愛鈴及莊勝義（2010）的針對身心障礙學生就讀大專院校調查中建議，各校應在單獨招收身心障礙學生的簡章說明上，提供各科系課業學習的基本規定、專業證照實習時對身心障礙者的限制，以及特殊條件說明，以避免學生入學後的進退兩難。

此外，該獨招考試招生缺額多以私立學校居多，公立學校缺額少，2013年度國立學校僅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資訊工程學系開5名缺額。從各大專院校特教類別的學生數統計數據（教育部，2013b）來看，私立大專院校的身心障礙學生比例極高，例如建國科技大學計225位身障生，智能障礙學生占19位；中州科技大學計180位身障生，智能障礙學生占35位等。目前各大專院校的資源教室3至4位的特教教師，是否可以提供眾多特殊學生的需求服務？就黃宜苑（2012）調查中即發現有輔導人力不足的問題。而在大專院校身心障礙學生適應調查的相關研究中發現，身心障礙生在生活品質、課業學習、人際關係適應情形不理想，但卻少尋求輔導單位協助解決自己，學校對身障生的服務量仍顯不足（林素貞等，2010；黃宜苑，2012）。

伍、輟學或休學比例有降低趨勢

身心障礙學生輟學或休學的比例，一直以來都較一般學生高，依據林坤燦、羅清水及邱瀞瑩（2008）的調查，身心障礙學生多在入學後的一、二年級辦理休學或退學，在93至95學年度輟學或休學的學生中，以透過多元入學方案入學者為最多，更進一步指出，可能因甄試入學的身心障礙學生，多直接接受資源教室的輔導，然而經「多元入學方案」進入校園的身心障礙學生，較少接觸特殊教育資源服務，可見輔導對身心障礙學生之重要性。

從特殊教育通報網各年度各學期智能障礙學生的總數，來看各學年度學期間學生人數變動和比例（因無法得知各學年下學期復學學生數，故該數據不可直接視為休學或輟學的學生人數），由下表2-1-1可見，從99學年度至101學年度，從減少的人數推測可能為休學或輟學，其比率雖高達3%以上，仍較普通生多，但有逐年降低的情形；此外，100學年度和102學年度下學期皆有人數增加的現象，推測可能為學生復學



回大專院校就讀。上述情形皆顯示，智能障礙學生就讀大專院校適應情形逐漸改善，是否因各校已漸知如何輔導智能障礙學生在大專院校就讀，亦或大專院校教師已逐漸適應智能障礙學生讀大學，亦可能智能障礙學生自己已逐漸能適應大專院校之生活，可再進一步探討，但從特殊教育統計年報中查得（教育部，2010，2011a，2012a），99學年度共計有57位智能障礙學生自大專院校畢業，100學年度計有68位，101學年度計有67位，智能障礙學生從大專院校畢業的成功經驗，顯示智能障礙學生讀大學並非不可。

表2-1-1

各學年度大專院校智能障礙學生升學比率及學期間人數變動統計表

學年度	學期	統計日期	學生總數	學期間變動人數
102	下	2014/03/20	884	增加 20 人
	上	2013/10/21	864	（下學期有復學生）
101	下	2013/03/20	749	減少約 29 人（3.7%）
	上	2012/10/22	778	
100	下	2012/05/28	610	減少至少 8 人
		2012/03/20	618	（下學期有復學生）
	上	2011/10/20	604	
99	下	2011/03/21	444	減少約 28 人（5.9%）
	上	2010/10/20	472	

而就陳麗如（2011）就讀大專院校身心障礙學生之服務需求調查，智能障礙學生需要全面性的服務，包含學業、生活、人際互動等支持。在林坤燦、羅清水及邱瀞瑩（2008）的調查中，獲得較多特殊教育資源服務的學生，較無者有較好的適應能力，然大學資源教室的教師人力是否足以協助，又將是另外一層面的考量了。



第二節高中職教育階段生涯抉擇理論

Super在1960年代所提出來的生涯發展論，高中職教育階段的學生正處於生活廣度歷程中的探索階段（15-24歲），在這個階段裡，個人透過自己的需求、興趣、能力、價值與機會，嘗試其有興趣的職業活動，並經由角色的嘗試來瞭解自己的職業興趣，進而對工作世界有所瞭解，以便為未來的生涯發展建立正確和適當的抉擇，但此不見得是個人最終的抉擇（林幸台，2007；吳貽誠，2002）。此階段即為學者所謂的「職業決定期」、「職業轉換期」、「生涯轉銜期」或「生命週期轉銜」（林宏熾、林巾凱，1993），而學生也多在高中職教育階段作出人生的第一個生涯抉擇（Germeijs&Verschueren, 2007）。因此，高中職教育階段的生涯抉擇在生涯發展的過程中，有其重要性和特殊性。以下將由生涯抉擇之歷程與任務、生涯抉擇之相關理論，以及意願、動機與生涯抉擇三部分來探討。

壹、生涯抉擇（career decision-making）之歷程與任務

1950年代起，許多學者提出各種模式來描述生涯抉擇歷程（劉淑慧、林怡青，2002），就Germeijs和Verschueren（2006, 2007）生涯抉擇的相關理論，針對高二及高三的學生進行生涯抉擇歷程研究，提出的六項任務，視作生涯抉擇歷程中的核心概念。此六項任務如圖2-2-1所示，分別為：（1）定向選擇（orientation to choice），例如意識到需求做決定，並有動機地從事生涯抉擇的過程。（2）自我探索（self-exploration），例如蒐集和自我相關的資料（3）廣泛探索環境（broad exploration of the environment），例如蒐集關於生涯選擇的一般資訊（4）深度探索環境（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environment），例如蒐集詳細資訊，減少生涯選擇（5）抉擇狀態（decisional status），例如努力做出抉擇（6）承諾（commitment），例如對特定的生涯選擇具有強烈的信心和忠誠。此這六項任務在生涯決策的過程中有其區別，但這些生涯抉擇的任務並不是必然連續的階段。所以由此歷程可見，在進行生涯抉擇的過程中非僅選擇，需經定向、探索到承諾，最後才可享受抉擇後的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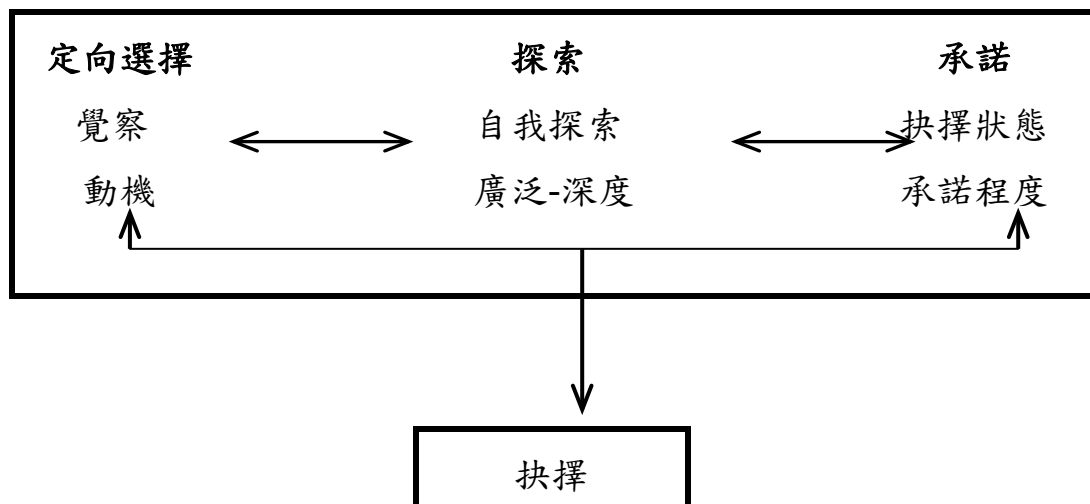


圖2-2-1生涯抉擇歷程的任務

(Germeijs&Verschueren, 2006, pp451.)

而關於階段一的定向選擇（orientation to choice），和Super在1955年提出的生涯發展的觀點相符。定向的概念用來表示，覺察到需要後做出決定，並有動機地從事生涯決策的過程，且另許多生涯研究的學者，如Harren、Taborsky、Tiedeman和 O'Hara亦強調覺察和動機在生涯抉擇過程中的重要性（Germeijs&Verschueren, 2006）。因此，定向是生涯抉擇歷程中的重要任務，更是生涯抉擇的開端，而覺察和動機則是定向的基本要件。

本文所指的升學意願和動機，欲將其定位為Germeijs和Verschueren提出的生涯抉擇任務的第一項「定向選擇」，表高二和高三的綜合職能科學生，能覺察自己對畢業後的生涯規劃，有升學或就業的欲念、傾向和想法，即為升學意願；並有動機地為升學這傾向進行準備，即為升學動機。

貳、生涯抉擇之相關理論

若將生涯理論依個人生涯的行為來分類，大致可分為選擇、發展和適應，而和生涯選擇相關的理論，如特質因素論、Holland類型論、社會學習論等（林幸台，2007）。本文欲探討綜合職能科學生自身對於升



學的想法與傾向，重點在探討個人如何認知生涯，故選擇將自我效能理論應用在生涯抉擇行為的社會認知理論進行討論。此外，身心障礙學生的生涯抉擇，多和重要他人有所關聯，因此另選擇關係取向理論進行探究，故以上述兩個理論做為討論生涯抉擇相關因素的理論基礎。

一、社會認知理論

Bandura於1982提出自我效能論 (self-efficacy theory)，其基本要義指當面對一挑戰工作時，其是否主動地全力以赴，將決定於他對自我效能的評估 (張春興，1994)。也就是一個人對於自己的能力，及運用該能力將得到何種結果所持的信心或把握程度，也是對自己能否成功達成任務的看法，是預測行為的重要指標 (林幸台，2007)。所以，當個人對於特定任務具有高度自我效能時，將更積極的行動達到目標，最後誘發較佳表現；相反的，低自我效能的人由於對成功的低預期，因而降低其行為動機，最終導致負面的結果。因此，「自我效能」被認為是人類行為的重要決定變項 (張春興)。

而Bandura更提出自我效能預期可從難度、強度及推論度三個面向來看。難度意指個人對一項任務所感到的困難程度；強度指對完成一件事情所具備的信心多寡；推論度指個人預期成功的信念，是否能由某一情境或任務推論到別的情境或任務，例如有些人會以積極的自我語言增強自己的信心，或增加表現的機會，因此遇到困難也會堅持到底 (林幸台，2007)。

Betz和Hackett於1986年將自我效能的觀點應用在生涯上，認為自我效能是指個人從事生涯抉擇或行為表現時的信心程度與效能感。而Lent、Brown和Hackett於1994年的「社會認知生涯理論」(Social Cognitive Career Theory; SCCT)，進一步擴展Bandura的社會認知論，將自我效能的觀點納入個人生涯抉擇與行為表現的情境中，建立了一社會認知生涯理論架構 (如圖2-2-2)。該理論架構指出，個人廣泛和先前的背景因素，有助於一個人的學習經驗，此作為發展自我效能和結果預期的基礎，而個人對於自己是否有能力成功地完成一項任務的信念，即為自我效能，偏重能力問題，其影響範圍包括興趣、目標選擇、選擇活動及表現與成就等 (林幸台，2007；Choi, Park, Yang, Lee, S.K., Lee, Y., & Lee, S. M., 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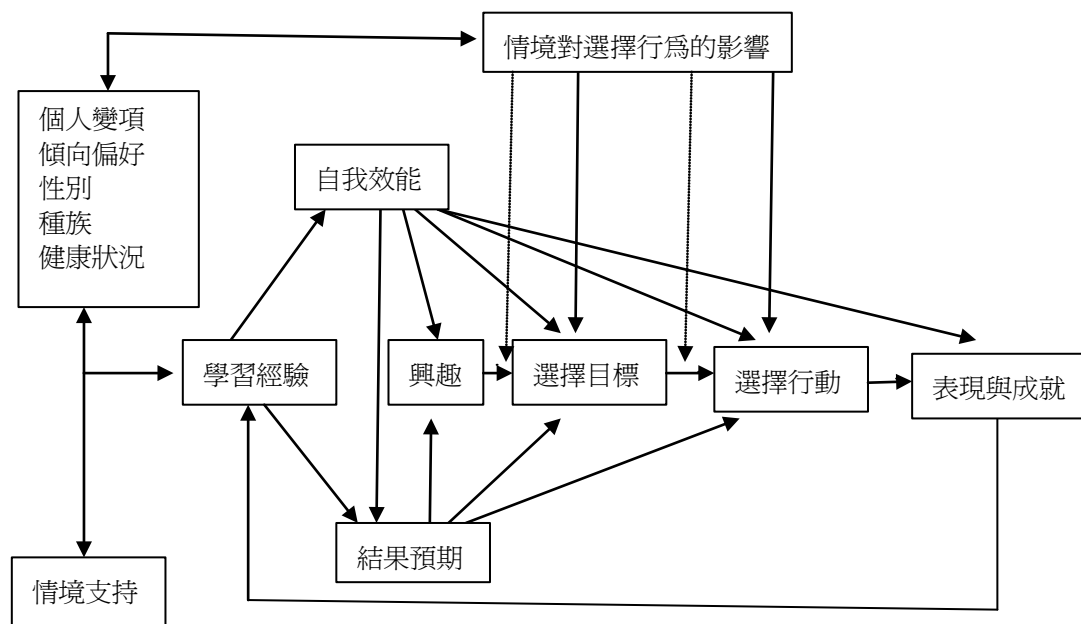


圖2-2-2社會認知理論與自我效能

(引自林幸台，2007，p 52)

而自我效能的認知觀點，其根源仍來自於個人背景及整個情境的支持，透過過去學習經驗的累積及先前實際表現的回饋而形成。這種觀點頗適用身心障礙者，因身心障礙者經常受困於經濟、人際困境，以及焦慮、情緒調適等心理狀態，自我效能通常較低，而在肢體障礙者、學習障礙者之研究上，皆有自我效能對其生涯抉擇有顯著影響之結果。故從許多文獻中皆可見，自我效能理論對身心障礙者的生涯發展特別具有參考價值（毛菁華、周富美、許鶯珠，2008；王玉珍、吳麗琴，2009；林幸台，2007；Choi, et al., 2012）。因此，本文選擇社會認知理論，做為綜合職能科學生生涯抉擇探討的理論基礎。

二、關係取向生涯理論

Super在其生涯發展論中提及，身心障礙的狀況對生涯發展會有所影響，可能形成阻隔的現象（林幸台，2007）。因此，許多關於身心障礙學生生涯抉擇的研究（方淑秋，2005；胡曼莉，2013；廖崑志，2012）皆指出，身心障礙的生涯抉擇能力偏低，深受重要他人影響。

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是指在生活環境中對個體影響最大的



人（張春興，1989）。在Super提出的生涯成熟人境互動模式中，重要他人（良師、典範）可提供探索時成功的經驗，進而培養其自主、內控的性格，發展健全的自我概念，進而擁有抉擇的能力（林幸台，2007）。而重要他人隨著成長階段的不同，對個人有著不同程度的影響，在成長歷程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因當一個人為了得到重要他人的接受與肯定，會接受重要他人的價值觀來發展自我；相對的，當感覺到自己是不被接納的同時，許多負向的情緒、想法、以及行為也就隨之產生（郭靜姿等，2007）。而重要他人可能是父母長輩、配偶、手足、老師、同儕、朋友、主管等，在面對生涯抉擇之際，父母、朋友、老師、同儕對個體的建議與回饋，可能直接影響個人對生涯之發展（毛菁華、周富美、許鶯珠，2008；郭靜姿等）。所以，重要他人在生涯抉擇過程中和個體的互動，如接納、肯定、建議與回饋等，對個體在生涯抉擇上有極大影響。

關係取向生涯理論起源自女性主義，認為女性的自我是「關係中的自我」，感覺與他人的連結，是女性自我認同的重要要素（毛菁華、周富美、許鶯珠，2008）。Josselson在1992年提出了關係取向生涯理論的論點，強調人際關係是別人需要我們，且我們也需要別人的互動方式，人與人之間生活被描述為持續不斷的與他人連結，焦點移向了人際互動關係的品質與生涯發展的互相關聯性，認為重要他人在生涯抉擇上有重大影響。略不同於Super提出重要他人的生活角色，該理論更強調「空間之間」（space between）的特質和要素，如人與環境、合理性和依賴之間（Schultheiss, Kress, Manzir, & Glasscock, 2001）。故關係取向生涯理論，強調重要他人與個體之間的互動，彼此與彼此的關聯性。

而早期關係取向的研究趨勢是結合依附理論，社會支持理論等，強調情境脈絡中關係經驗對生涯發展的重要性。主張父母對孩子生涯抉擇的影響最大，而其他重要他人，如手足、朋友、師長等，在個體生涯抉擇過程中都可能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生涯抉擇可視為一社群事件（community event）。因此，在社會認知取向中，強調良好的適應行為不可忽略關係脈絡所提供的支持助力，而關係取向生涯理論，則著重在生涯抉擇的過程中「互動關係」對抉擇過程的影響內涵。（王玉珍、吳麗琴，2009）。



參、意願、動機與生涯抉擇

意願，在美國荷瑞提大辭典（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將其定義為，對於高成就的強烈慾望，及一種遠大的目標，而個人意願的發展乃依據過去的經驗、所讀書籍以及所接觸到的環境而改變。（引自方崇雄，1997）。所以「意願」為個人為達成其未來目標的一種欲望傾向，此傾向將指引個人的行為以實現目標（林清江，1980）。

動機是指能長期的激發、指引、維持行為的內在歷程。白話而言，「動機」就是指什麼因素使得你會做這件事、繼續做下去和決定你試圖往哪個方向（張春興，1994）。而將此說法延伸說明「升學動機」，即為某些因素使得學生選擇升學，和決定並試圖地往升學的方向。

生涯抉擇是指透過邏輯的分析，對於衝突、矛盾或含糊不清的多個生涯目標，冷靜而合理的選出具體可行的生涯方針（金樹人，2003）。故生涯抉擇是一連串理性地選擇生涯目標的過程。就Germeijs和Verschuere（2006, 2007）提出的生涯抉擇歷程中，需完成六項任務，始得一適當、穩固且滿意的生涯抉擇。而生涯抉擇的第一項任務「定向選擇」，要完成該項任務有「覺察」和「動機」兩要素，「覺察」為意識到需求並決定，「動機」即為有動力地從事該抉擇。本文所指的「升學意願」即為意識到升學的欲念和傾向並決定；「升學動機」即為有動力地往升學該生涯方向努力。升學意願和升學動機就是生涯抉擇歷程中的第一步。

綜合職能科學生在學期間，綜合個人對自我的認識，以及對升學與未來可能從事的職種等進行判斷，覺察到自己有繼續求學的傾向和欲念，並決定以升學做為畢業後的生涯目標，產生了「升學意願」；又因某些因素有了「升學動機」，其願意為了升學，認真念書並努力準備考試，以完成該生涯抉擇。換言之，有著越高的升學動機，將使其有著越高的升學意願，而後學生將透過對升學抉擇進行探索並承諾，已完成該抉擇。

再者，從林敬修（2009）分析臺灣高等教育整合資料庫發現，大專院校生的學習動機觀察指標多偏向升學動機，升學動機可引導學生在大學的學習活動，進而獲得學習成果。強烈的升學動機將支持學生升大專院校後的學習動機，可見升學動機對抉擇後的生涯發展重要性。因此，下一節本文將探討，由於哪些因素，使得學生產生了升學動機。



第三節升學意願和動機之相關因素

回顧國內有關升學意願和動機的研究文獻，發現近十年和升大專院校意願、動機、態度等相關的調查研究（陳劉育，2005；傅秀媚、劉美玉，2012；溫雅慧，2008；劉修祥、朱瑞淵、洪先進，2001；劉修祥、黃淑貞、陳麗文，2000；蔣家娟，2002；鄭富家，2002；蘇文瑞，2002；戴正雄，2003），多以職業類科學生為研究對象。鑑於綜合職能科亦是職業科中之一，故就職業科學生和身心障礙學生升學意願及動機的相關研究進行探討，欲歸納出和升學意願及動機的背景變項和相關因素。

壹、背景變項

從上述研究中，歸納出升學意願和動機相關的四個背景變項，分別為性別、年級、障礙程度、父母教育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再將其區分為個人和家庭兩向度進行討論。

一、背景變項之個人向度

（一）性別

就Gottfredson設限與妥協理論（theory of circumscription and compromise）中所提及，在生涯抉擇的過程中，性別是個人刪除不適當的職業選項的準則之一（劉淑慧、林怡青，2002）。而在許多研究中（陳劉育，2005；蔣家娟，2002；溫雅慧，2008；劉修祥、朱瑞淵、洪先進，2008；鄭富家，2002）皆提及，性別是升學意願差異的相關變項，且多數研究得到男生升學意願高於女生的結果，僅劉修祥等人的研究，女生升學意願高於男生。但部分研究中（張標堅，2003；戴正雄，2003；蘇文瑞，2002）的研究結果中提及，性別和升學意願的差異在統計上並無顯著。可見性別與不同的職業類科學生升學意願差異有關聯但並非一定，各職業類科有不同結果，因此性別是否和綜合職能科學生升學意願差異有所關聯，值得探討，故可將「性別」做為研究之背景變項探討。

（二）年級

Super 所提出的生涯發展觀點中，生活廣度（life-span）指人橫跨一生的發展歷程，從出生到死亡其認為將經歷五個生涯階段，各階段中又可劃分出五個小階段，稱之為小循環，透過這五階段五循環的探索與建立，以完成一個人生循環（林幸台，2007）。



在第一階段為成長階段，大約是出生至 14 歲，主要特徵為個人能力、態度、興趣及需求的發展，國小學生即在該階段。第二階段為探索階段，大約從 15 至 24 歲，在此階段個人將嘗試其有興趣的職業活動，逐漸形成偏好，高中職學生即處在該探索階段，因此學生將在其中發展出適切的自我概念，從許多學習經驗與嘗試中，逐漸找尋到己有興趣的職業，並在選定的領域中形成喜好，然這些領域不一定即為最終抉擇，亦可能再轉變，此為探索階段之特色。因此，隨著年級的改變，學生在升學意願和動機上，可能因學習經驗累積、生活經驗改變、社會環境轉變等，在其中產生不同生涯抉擇，因此將年級列入升學意願和動機差異的相關因素，視為背景變項討論。

（三）障礙程度

智能障礙學生因其學習能力的影響，校園學習生活受到較多的限制，教育需求較全面性，包括生涯輔導、課業支持、彈性調整、情境適應、資料訊息及教室情境控制等，而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進入大專院校的比例相當少，且教育需求程度相對輕度智能障礙學生較高（陳麗如，2011）。

就生涯發展的觀點來看，黃藍玉（2009）針對特殊教育學校高職智能障礙學生的生涯發展研究發現，不同的障礙程度會對智能障礙學生之生涯發展造成差異，如在「自我效能」及「生涯選擇」上，輕、中度的智障學生皆高於重度、的智障學生，「生涯阻礙」則是重度智能障礙學生高於輕、中度的智障學生。此研究結果也符合一般人對不同障礙程度智障學生的想像和期待。而林宏熾和林巾凱（2003）研究高三及畢業一年的智能障礙學生，發現輕度智能障礙學生較其他障礙程度學生，具有較明確之生涯認識和生涯抱負，建構出較佳的生涯自我概念，將越有正確的生涯決策能力。另黃宜苑（2012）年調查大專院校的智能障礙學生所領取手冊的障礙等級中發現，就讀大專校院以領有輕度智能障礙手冊的智能障礙學生居多，占其研究對象中的 76.1%，其次為中度智能障礙學生 18.9%，反而領有鑑輔會鑑定證明，僅占 2.8%。因此欲探討「障礙程度」是否可能為升學意願和動機差異的相關因素，視為背景變項討論。



二、背景變項之家庭向度

綜觀國內研究，社經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是調查升學意願相關研究常出現的背景變項。而國內外研究經常採用的社經地位指標，多為父母親職業、父母親教育程度與家庭收入（孫旻儀、蔡明學，2007）。在陳劉育（2005）調查高職實用技能班電機電子類科學生升學意願的研究結果指出，父母教育程度、家庭收入與升學意願有關聯；而在傅秀媚、劉美玉（2012）調查幼保科學生升學意願，和劉修祥、朱瑞淵、洪先進（2008）調查觀光科學生升學意願，兩研究中皆指出，家庭收入的不同，升學意願有統計上顯著差異，然和父母親教育程度無關聯；而黃義清（2006）針對室內設計科學生調查升學意願，其結果發現，僅母親的教育程度對升學意願有統計上顯著差異，其推測可能因母親多為主要照顧者，對子女相對較有影響。而黃藍玉（2009）針對特殊學校高職部智能障礙學生的生涯抉擇研究中指出，父母可能因窮困的經歷，影響其對社會及自我的信心，進而影響身心障礙學生生涯抉擇。

然在張標堅（2003）調查廣告設計科學生升學意願、蔣家娟（2002）調查餐飲管理科升學意願及溫雅慧（2008）調查臺中市高職應屆畢業生升學意願中，父母親職業、父母親教育程度與家庭收入在職業科學生升學意願統計上無顯著差異。可見社經地位該變項，並非和每一職業類科學生升學意願有相關。故預以家庭收入與父母教育程度當作背景變項，了解和綜合職能科學生升學意願有關聯。

若將升學意願相關的研究加以分析，相較於民國九十年代前各職業類科在升學意願研究上，研究結果多提出升學意願和社經地位有關聯，近十年研究反而較少，可能因近年來臺灣教育的改革，如「教育優先區」等政策，逐漸減少低社經地區之學生在教育資源分配上所受到限制，因此減少學生在學業成就上受到家庭社經地位影響之程度，且因可接受教育的年限與機會增加，家長學歷的高低，可能不再是影響學業成就的相關因素，因教育高度擴張的情況，充其量只能反映出教育量的多寡，而無法反映出受教育的內容及品質（孫旻儀、蔡明學，2007）。另外，考量智能障礙學生升大專院校後，免學雜費且每學期可領優渥的獎助學金，家庭收入是否為升學意願的相關因素，應可討論。

綜合上列文獻所述，將父、母親的教育程度和家庭經濟狀況，視為



可能為升學意願和動機差異的相關因素，因此可將其列為研究之背景變項討論。

貳、個人因素

回顧過去探討升學意願的相關研究(張標堅, 2003; 陳劉育, 2005; 溫雅慧, 2008; 劉修祥、朱瑞淵、洪先進, 2001; 蔣家娟, 2002; 蘇文瑞, 2002), 和高中職學生升學意願相關的個人因素很多, 主要可歸納為學業成績、興趣、專業知能學習、就業態度、人際交友等。茲分述如下:

一、學業成績

眾多文獻研究結果皆指出, 學業成績的差異在升學意願會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 且多數研究結果為學業成績高的學生, 升學意願相對強烈(張標堅, 2003; 陳劉育, 2005; 劉修祥、朱瑞淵、洪先進, 2001; 蔣家娟, 2002)。在溫雅慧(2008)的研究中更指出, 尤其是高三上的學業成績在升學意願上有顯著差異。而蘇文瑞(2002)的研究結果, 說明學期成績與升學意向表現成正相關; 林寶貴和錡寶香(1992)的研究結果亦寫到高職階段聽障學生之學習態度、成就動機與升學意願有顯著相關。故將「學業成績」列入和升學意願和動機有關聯的個人因素進行探討。

二、興趣

對一般高職學生升學意願的研究(蔣家娟, 2002; 溫雅慧, 2008; 戴正雄, 2003)中, 研究結果皆指出, 興趣為升學意願的相關因素。而在胡曼莉(2013)針對綜合職能科學生升學過程進行質性研究中提及, 學生選填志願亦是按照自己的興趣填寫。Lent、Brown和Hackett的社會認知生涯理論中, 興趣將影響未來從事活動的意圖或目標, 進而影響活動的選擇及行動的參與(林幸台, 2007)。就目前綜合職能科的課程設計, 各校學習重點不一, 參考課程綱要規劃, 多數包含烘焙、門市服務、清潔、農業、工業等科目, 課程學習涵蓋了大學不同科系的學習, 雖不專精但可能成為學生自我探索的開端, 進而影響其生涯抉擇。故「興趣」可能為升學意願和動機差異有關聯的個人因素。



三、專業知能學習

大學教育不再像國、高中，以基礎學科學習為教育目標，而是分科系的專業教育。因此，讀大學可以讓學生增加更多的專業知能(黃宜苑，2012)，且是和未來就業目標相關的知識(Mock & Love, 2012)。然許多針對大專院校身心障礙學生適應情況的研究(林真平、陳靜江，2003；許雅惠，2009；黃宜苑；關丞博，2009)卻都指出，課業學習上的挫折與困難，是許多身心障礙學生需要被協助的地方，其原因可能來自於，高中職教育階段的身心障礙學生學習，多半以職業準備為導向，再加上身心障礙學生本身學習上的限制，基礎學科能力欠佳，在銜接大專院校的課程經常出現嚴重落差。可見，學習專業知能可能為學生選擇升學的動機，也可能未來抉擇的阻力。

四、就業態度

近來，許多研究在探討綜合職能科學生就業轉銜的困境，其原因可能為就業市場對身心障礙者的刻板印象；職種課程設計重疊性過高，且缺乏對就業環境的認識；學生缺乏生涯的認識等(胡曼莉、林家賓，2011)。然就職場巡輔的經驗，學生的就業態度更是職場實習與順利就業的關鍵，倘若無就業意願，縱使有包容的雇主及合適的工作，皆無法長久。故推測學生可能因尚無意願就業而選擇升學。

五、人際交友

大學階段是學習獨立，尋求認同及追求自我實現的時期(林真平、陳靜江，2003)。所以除了學習專業知能，和他人互動進而尋得同儕的認同，是在大學階段另一重要課題。就平時和綜合職能科學生相處的經驗，學生經常有想要認識普通班的學生，和普通班的學生交朋友的想法，而在Mock 和Love (2012)的研究中也發現，智能障礙學生覺得在大專院校，他們擁有真實的交友經驗(true experience)。然在許雅惠(2009)的研究中又發現，身心障礙學生在校的交友網絡，傾向和資源教室的身心障礙學生形成一群體，因感到較自在與安心，此又是另一人際交友可探討的問題了。



參、自我效能與關係取向因素

若將升學意願視作綜合職能科學生生涯抉擇的覺察，進行了生涯抉擇的第一項任務「定向」，並認為自我效能及關係取向理論和身心障礙學生升學意願和動機有所關聯，即綜合上述兩個理論，以自我效能及關係取向兩個因素，做為建構升學意願和動機因素之依據，進行綜合職能科學生的升學意願和動機相關因素探討。

一、升學意願和動機之自我效能因素

在研究中發現，高度的生涯抉擇自我效能和低層次的生涯抉擇猶豫相關，且生涯抉擇自我效能和生涯探索行為、學業整合（academic integration）及生涯成熟亦有關聯，具有更高的自我效能意味著有更高分化的自我概念以及具有較多的生涯探索行動（Flores, Ojeda, Huang, Gee, & Lee, 2006；Gushue, Scanlan, Pantzer, & Clarke, 2006）。

在陳劉育（2005）針對實用技能班電機電子類科學生升學意願調查，在升學態度上抱持正向的價值觀，較會選擇升學。而在王玉珍和吳麗琴（2009）針對大一生生涯抉擇的研究結果也指出，參與者的決定經驗對之後的適應內涵具有重要的影響，若參與者在決定過程中能蒐集外在訊息，加上對自己的了解與體認，對升學後的適應具有正面的幫助。

而就Bandura提出的自我效能預期，可從難度、強度及推論度等三個面向進行探討，亦欲用此三個向度進行升學動機的探討。例如「我覺得升大學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我對自己可以考上大學有信心」、「我會自己不斷地鼓勵自己要考上大學」、「我期待自己可以考上大學」，做為綜合職能科學生升學上自我效能的探討。

二、升學意願和動機之關係取向因素

關係取向生涯理論中，強調和重要他人的互動關係，在個人生涯抉擇的過程中有著重大的影響，例如父母給予支持和協助；手足提供協助；老師給予指引；同儕給予意見和鼓勵等。而在黃慧森和廖鳳池（2008）針對即將升學的三年級高中生，透過敘事取向生涯探索團體進行生涯探索之研究，結果發現重要他人指引了生涯發展方向，顯示出關係取向和高三學生的生涯抉擇確實有關聯。就上述的互動關係，包含父母支持、手足影響、師長支持、同儕影響等，做為和生涯抉擇相關的因素探討，進行升學意願和動機的討論。



（一）父母支持

胡曼莉（2013）的質性研究以高三智能障礙學生為對象，研究就讀綜合職能科的智能障礙學生升大學之過程。研究的個案在進行升學準備之前，對於升學並無想法，個案只知道父母希望他升學，就聽從父母的話進行準備。而最後準備甄選面試的資料、學校選擇到科系決定，都是由家人做決定的。在此顯現出，綜合職能科學生選擇升學，父母支持為重要的關鍵。

而從Wehman（2013）的研究中指出，成功的轉銜最重要的因素為父母參與（parent involvement），參與指著父母知道有哪些學校或就業可以選擇，且可以應付任何反對或不合作的行為。因此，輕度智能障礙學生由於在家庭互動方面多較為依賴與依附主要照顧者，相對地較為缺乏自主性與獨立性，因此增加家人對於智能障礙學生的擔憂之中，也反應出家人對於智能障礙學生之自我決策能力是存疑並憂心的（林宏熾、丘思平、江佩珊、吳季樺、林佩蓁，2003）。故選擇升大專院校可能是父母所做的決定而非智能障礙學生之抉擇。

而其他普通科的研究中亦指出，父母支持與升學動機有關聯。如蔣家娟（2002）針對餐飲科學生升學意願研究；鄭富家（2002）針對實用技能班機械類科學生升學意願研究；戴正雄（2003）針對海事類科學生升學意願研究；傅秀媚、劉美玉（2012）針對幼保科學生升學意願研究等。Bright、Pryor、Wilkenfeld和Earl（2005）調查大一到大四的大學生生涯抉擇的相關因素，學生的父母親及大學提供的訊息具顯著影響，其次是重要他人的影響，例如好朋友、大學喜愛的課程、喜愛的老師等。因此，上述所有研究皆指出，父母支持為影響生涯抉擇的重要因素。

（二）手足關係

智能障礙學生和手足關係的研究，從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搜尋中發現相當多，突顯出智能障礙學生和手足之間關係的密切。而Seligman在1983年出版的Siblings of handicapped persons一書中提到，健康手足經常是家庭責任的分擔者、父母分勞的好幫手，從小可能就被賦予許多責任，甚至成為父母的代理人，或稱代理父母（Surrogate Parents），從小就必須面對或處理障礙者生活的各種問題或家務工作（引自劉于菁，2008）。Zetlin（1986）亦指出，手足對於智能障礙者如同父母親，付



出並承受，並非一般手足間的平衡狀況。而就劉于菁在探討智能障礙者與手足關係的質性研究中發現，部分手足於智能障礙個案就學期間，有著關心、教導、協助與分享的關係。因此認為，智能障礙學生升大學的動機，可能和手足影響有所關聯。而就胡曼莉（2013）的研究中，升學過程中手足扮演著協助與支持的角色。各個研究在再顯出手足對智能障礙者的重要影響性。

（三）師長支持

韓愈於師說中提及：『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點出教師角色之多元，除教授知識學業外，更有傳授人生道理並解答學生心中疑惑之作用，因此在生涯抉擇的十字路口，教師經常是重要的引領。文獻指出高職輕度智能障礙學生對於目標的訂立及實行，仍需要父母或老師的協助與幫忙，自決策能力尚需培養，且生涯成熟度和其生理年齡不符（林惠芬，2006；林宏熾等人，2003），更突顯出師長支持的重要。

在胡曼莉（2013）的質性研究中，綜合職能科高三學生在升學時，教師提供了升學管道的相關資訊，並和家長討論如何進行升學準備，且還依據學生的能力與需求，提供另一種升學模式，師長支持的重要性可見一般。而從王玉珍和吳麗琴（2009）針對大一生回溯升學生涯抉擇之相關影響因素，研究結果指出教師不僅是學業上具有督促、激勵以及交流的功能，更能提供情感、關係層面的支持。故師長支持可包括升學資訊提供、升學準備協助、鼓勵與督促等面向。

（四）同儕關係

高中職階段的學生，進入所謂的青春期的叛逆，包括情緒躁動不安、家庭內衝突、對成人價值觀的排斥等，在該階段和父母的互動、依賴會降低，但不意謂著對家庭的排斥，而是呼應發展的需求，如同佛洛伊德所提，「狂飆和壓力」是一個普遍且不可避免的現象，期來自早期對以父母為對象的性驅力甦醒。因此，高中職階段的青少年，會花較多的時間與空間和同儕在一起，因這讓其有統合感且自在（張慧芝譯，2001）。因此，在生涯抉擇上，同儕影響可見一般。

而在劉銘松和吳雅雯（2007）的研究中，將同儕界定為「同班同學」，即在班級中年齡相近的成員所巨集組合成的群體，該群體中的成員擁有相仿的成熟水準、學習階段。另外將同儕對象擴大，包含學校同學、國中同學、朋友等，只要年齡相近的成員即包含在同儕的範圍內。



肆、社會環境因素

除上述因素外，升學意願及動機和社會環境因素可能也有所關聯。以下依就業市場、社會現象兩層面分敘之。

一、就業市場

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2011)針對各教育程度別初任人員每人月平均經常性薪資之統計，高中職畢業起薪約19000元到21000元不等，而大專院校畢業約23000元至26000元不等。可見擁有較高的畢業學歷，起薪較高，符合一般社會大眾之期待。在關丞博(2009)的研究中提及，受現今社會文憑主義的影響，身心障礙者在求職時，大專院校畢業的文憑相較於高中職畢業文憑，較吸引雇主注意。而國外就業市場亦有大學畢業生就業率較高職畢業生高，且有較高的收入(Cooper, 2010)。

國內外研究(Cooper, 2010; 胡曼莉、林家續, 2011)皆發現，身心障礙成人者面臨較高的失業率。且尤其以智能障礙者就業率偏低，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2009)調查發現，僅27.3%智能障礙者就業，高達72.7%的智障者無工作。若能增加其專業知能，未來可能有較好的就業機會。可見，為了找到較好且適合自己的工作，可能是促使綜合職能科學生選擇升學之因素。

然從1111人力銀行設計的「高學歷就業現況」問卷，調查自102年3月26日至102年4月9日進行立意抽樣結果發現，高達八成一大學以上學歷受訪者認為「高學歷並非求職就業的保證」，因在「學歷通膨」的時代，大學學歷已成基本門檻，現今就業市場對人才的需求，「經歷」高於「學歷」，學歷並不等於「價格」，而是應該在工作中發揮所學，創造自身「價值」(李佳如, 2013)。

二、社會現象

根據教育部統計處(2013a)，民國89年高職職業類科畢業生，僅42%升學，至99學年度，升學比率已達81.9%；綜合高中升學比率更高達92%，就業者逐年遞減。再加上近年少子化的影響，大學求才不易的情況下，2013年大學及四技二專的錄取率皆已高達90%以上，考取大學已不是難事，故現今社會有著高三畢業生大多選擇升學而非就業的現象。溫雅慧(2008)針對臺中市高職應屆畢業生升學因素的調查研究中明確指出，



學生受環境中「社會因素」的影響最大，因大家都想要升學所以選擇升學，其次才是學生的自我期許、專業技能學習及個人興趣等個人因素。

而身心障礙學生升學比率也逐年提高，從101年度特殊教育統計年報（教育部，2012a）查得，身心障礙學生就讀大專院校的人數每年以近1000人的人數增加。然從特殊教育通報網查詢「98學年度上學期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休學、退學追蹤特教類別統計」發現，休學、退學或其他（失聯為多）等人總數高達1105人，其中智能障礙學生佔比率3.62%（教育部，2011b）。而休學原因多因學習困難，以智能障礙學生的學習狀況可以想見，然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休學、退學之人數及比率，高出一般大專學生休學、退學人數及比率甚多，該狀況需被關注與解決（林坤燦、羅清水、邱靜瑩，2008）。故身心障礙學生是否適合升學，應有縝密的轉銜計畫與服務。

大世紀2013年一篇電子新聞標題「高職也拼升學，學術化缺乏特色」點出，現今無論高中或高職畢業生多以升學居多，然眾人憂心技職體系也逐漸「學術化」後，對臺灣的產業發展造成不利影響，將使臺灣缺乏基礎人才。然報導中，前教育部長吳清基也提出，臺灣目前已進入「知識密集」的經濟體系，有必要將技術人才的學歷從高中提升至大學階段，如此一來才能納入更多的創意、跨領域整合知識。所以，升學並不是壞事，而是技職體系要走出自己的特色，例如落實證照制度，讓學生在跨出校門前，就有好幾把「刷子」，不必擔心經濟危機的衝擊。此論點在許多質疑高職畢業生都讀大學的聲浪中，提供一個思考觀點，選擇升大專院校無所謂對錯，而是在於進入大專院校後究竟學到什麼，故身心障礙學生選擇升大專院校，若可提升其專業知能，亦是生涯規劃中的另一發展（陳至中、許秩維，2013）。

綜合上述，依據Lent、Brown和Hackett的社會認知生涯理論及Josselson的關係取向生涯理論，可做為綜合職能科學生生涯抉擇探討的理論基礎，歸納出自我效能因素、關係取向因素、個人因素及社會環境因素等四個因素，做為綜合職能科學生升學意願和動機相關因素進行討論，瞭解其升學意願和動機為何？並可比較不同性別、年級、障礙程度、父母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不同背景變項是否有差異存在，以及和升學意願是否有所關聯。藉此，提供學校教師進行綜合職能科學生生涯轉銜輔導之參考。



參參考文獻

- Bright, J. E. H., Pryor, R. G. L., Wilkenfeld, S., & Earl, J. (2005). The role of social context and serendipitous events in career decisionmak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Educational and Vocational Guidance*, 5, 19-36.
- Choi, B.Y., Park, H., Yang, E., Lee, S.K., Lee, Y., & Lee, S. M. (2011). Understanding career decision self-efficacy: A meta-analytic approach. *Journal of Career Development*, 39(5), 443-460.
- Germeijs, V., & Verschueren, K. (2006). High school students' career decision-making process: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study choice task inventory. *Journal of Career Assessment*, 14(4), 449-471.
- Germeijs, V., & Verschueren, K. (2007). High school students' career decision-making process: Consequences for choice implement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70(2), 223-241.
- Grigal, M., Hart, D., & Weir, C. (2012). A survey of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programs for studen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Policy and Practice in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9(4), 223-233.
- Leonhardt, D. (2011). Even for cashiers, college pays off.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nytimes.com/2011/06/26/sunday-review/26leonhardt.html>
- Mock, M., & Love, K. (2012). One state's initiative to increase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for people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Journal of Policy and Practice in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9(4), 289-297.
- 方崇雄（1979）：我國公立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學生升學就業意願調查分析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
-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遴用及培訓準則（民 98 年 6 月 17 日）。
- 身障生甄試委員會（2013）：102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考生報名人數統計表。未出版之統計數據，2013 年 6 月 20 日，取自 <http://enable.ncu.edu.tw/webEnable/statistics/102count.pdf>。



- 林宏熾、林中凱（2003）：高中職階段身心障礙青年生涯自我概念之研究。**特殊教育學報**，17，63-94。
- 林幸台（2007）：身心障礙者生涯輔導與轉銜服務。臺北市：心理。
- 林素貞、丘愛鈴、莊勝義（2010）：教育人員對我國身心障礙學生就讀大專校院教育議題之調查研究。**高雄師大學報**，28，61-83。
- 胡曼莉（2013）：智能障礙學生大學升學之路探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
- 孫旻儀、蔡明學（2007）：社經地位和學生學業成就關係之後設分析。**國教學報**，19，199-221。
- 特殊教育法（民 103 年 6 月 4 日）。
- 教育部（2011c）：高職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臺北市：教育部特殊教育工作小組。2014 年 4 月 6 日，取自：
http://www.ntnu.edu.tw/spc/drlusp_1/data/mas003.pdf。